目　录

发　刊　词

顾祝同到昆明处理李、闻案的经过
……杨适生（3）

一九四六年越南海防中法军事冲突内幕
……杨肇骥（10）

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孙季麟（22）

国民党云南“圆通派”始末
……杨光惠　蒋子孝（39）

一九二二年滇军入粤讨伐陈炯明始末
……那博夫（42）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蒙自的侵略活动点滴
……丁中立（50）

云南航空始末（一九二二——一九三七年）
……张汝汉（55）

鸦片流毒云南概述……宋光燊（7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詹秉忠（108）
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祝鸿基 逸稿（113）
辛亥革命前后有关云南史实三则……禄国藩（129）
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学生运动点滴……孙天霖（130）
辛亥革命大理陆军起义之经过……孙玉峰（134）
辛亥革命保山起义的一点回忆……田冠五（137）
辛亥革命个旧光复前后回忆片断……张若谷（139）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在越南的活动点滴……李福如（145）
同盟会在缅甸仰光的活动点滴……李德贤（147）
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李文汶（149）
龙济光和振武军的兴亡……罗峰南（157）
援蜀篇（《云南光复纪要》之一章）
……蔡　锷订正　张肇兴遗稿（162）

发 刊 词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出版了。

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主席在一次招待六十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茶会上，号召大家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几十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自己写下来或者口述让别人记下来，留给后代。政协云南省委员会积极响应周恩来主席这一个号召，于一九五九年底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的具体领导下，对关于云南近现代文史资料的撰写，进行了一些组织和推动的工作。两年多来，征集得的稿件近二百万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资料。为了广泛积累历史资料，为历史研究者提供素材，并交流撰写历史资料的经验，以促进征集和撰写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我们依照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的精神，决定编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从本会所征集得的历史资料中，陆续选载一部分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稿件。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近几十年来，在全国总形势的影响下，经历过许多巨大深刻的变化；而云南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又对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可是，这一段时期中许多历史事件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真实可靠的文

献资料异常缺乏，远不能满足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因此，广泛地发动各界人士积极撰写和搜集近几十年来有关云南的文史资料，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撰写文史资料的要求，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发刊词中曾有明确的阐述：

征集和编印稿件所要求的，主要是第一手真实的历史资料，也就是作者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历史资料不同于历史；前者只是为后者的编写提供真实详尽的素材。因此，对于作者所提供的资料内容不一定强求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评价。我们所要求于作者的，只是真实和具体的事实，主要在于作者把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身闻见的史实毫无顾虑地、如实地反映出来。撰写稿件可以不限体裁，不论是笔记、回忆录、短篇叙述或长篇记载，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一律欢迎。

我们对稿件的要求也是如此。

本选辑出版，是各方面人士以实际行动来响应周主席的号召的具体表现。今后希望进一步努力。写出更多有价值的历史事实来，以充实本选辑的内容，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同时，欢迎大家对本选辑所刊载的资料提出补充和修正，使资料内容更臻于翔实全面。

顾祝同到昆明处理李、闻案的经过

杨适生

一、陈诚密令霍揆彰对卢汉相机下毒手

陈诚任国民党远征军司令长官时期，曾先后到过昆明数次，表面视察部队，暗里深入了解云南的情况。他对云南封建反动集团的核心人物，如“舅子团”的李培炎、李培天兄弟，龙云的“洋帐房”与“土帐房”的经理人缪云台和陆子安，都分别登门访问过。他在西站外七公里公路旁半山腰一座洋楼里养病期间（陈患肠出血，蒋介石派沈克非大夫来昆为陈割治。陈任湖北省主席时，我任武昌县长，有这一点关系，所以我去看过他的病），接触了不少熟悉云南内幕的人。他有一套解决云南问题的“腹案”，曾向蒋介石建议：云南封建积习远在川康之上，龙云和卢汉是封建反动集团的堡垒。

蒋介石解决龙云后，虽然发表卢汉继任云南省主席，在当时不过是暂时安定人心的幌子，所以卢迟迟不得就任。后来卢甘愿把龙多年积累下来的“家当”（指九十三、六十两军）向蒋献了礼（龙骂卢的话），才算勉强到任。但陈诚对卢汉始终有成见，密示他的亲信昆明警备部总司令霍揆彰，对卢相机下毒手。霍继杜聿明、关麟征之后，更广泛深入地收缴杜、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两人漏办的云南地方武力（如各江防大队和独立营等）。最后，伪省政府仅保留四个保安团和一个警卫营。霍为了进一步削弱卢的实力，由陈诚以国防部名义将省府所属保安团队的指挥和人事管理权，概划归警备部。霍把这个命令，登载报纸。卢阅报后，对我说："你看报没有？照国防部给霍的指令，省府的四个保安团和一个警卫营都完了。这一来，连我上五华山都不自由啦！你替我去找霍揆彰好好地给他说明，对四个保安团划归警备部，我没有意见，只是警卫营，原系第一方面军警卫团改编，官兵跟我多年，解散了，又怕回地方去出事，可否暂时一切照旧不动。"卢一向夸示自己比龙高明，绝不会受人暗算。环顾当前处境，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恐怕自己的下场不如龙呵！因而当着我的面也忍不住伤心流泪。

我冒着大雨到西站农校霍的寓所，适霍在午睡，我在会客室里静候多时，霍才起来会我，我委婉地向霍转述卢的请求，霍很不耐烦地把鼻子一哼："好！就照卢主席的意见办理罢。"

二、霍揆彰制造李、闻惨案，阴谋"一箭三雕"

霍揆彰把云南封建的地方武装组织和一切破烂武器都彻底予以解决，仅留一个警卫营给卢汉看守五华山，同时对外散播卢改调联务的谣言。他的参谋长刘叔琬在纪念周上对官兵公开讲话中有霍内定云南省主席，大家不久都要上五华山，应该事前有所准备的话。在霍以为卢当知难引退，但卢默无表示。当时蒋介石正全面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向解放区齐头进攻；同时密令蒋管区各大城市的特务机构，严厉镇压民主运动。昆明学运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响应国内展开反内战反独裁的大

规模示威运动。霍以为有机可乘，曾两次电蒋请示，首次去电未复，接着二次又去电催，始奉蒋密令“得权宜从事”。霍有恃无恐，遂放手蛮干。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晚十一时，霍指使警备部特务行动组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于青云街学院坡；同月十五日下午五时，又暗杀闻一多于府甬道南口。当日特务明目张胆，一时枪声齐放，闻一多的长子为抢救他的父亲，身上连中了三枪。事后，霍对外扬言，系龙、卢内外合谋，有意在后方制造混乱，破坏中央威信，立将与龙、卢关系较深的杨立德（曾任龙的副官长与卢的团长）逮捕严刑拷打，逼杨供认系受龙、卢指使，在昆明组织秘密团体，暗杀李、闻；并责令杨交出凶手和中共云南地下党及进步人士的名单（此为杨立德释放那天，卢要我派车去警备部接杨到卢公馆，杨对我叙述的）。霍为实现他的搜捕中共云南地下组织、打击民主进步人士、清除龙、卢地方势力的“一箭三雕”的阴谋计划，故意制造恐怖，连日侦骑四出抓人，扩大牵连范围，甚至连滇黔监察使张维翰的住宅亦被搜查。一时人心惶惶，昆明陷于恐怖状态中。

三、唐纵来族看望风头

内政部警务署长唐纵奉蒋介石令来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唐系军统头目，一到昆明就召集特务邱开基、李毓桢、沈醉、王巍等汇报情况。他们都是昆明军统的负责人，据实把惨案内容向唐报告，并责备霍揆彰干得太笨。唐又继续访问霍、卢。霍态度顽强，谓凶犯主使人杨立德已就捕，正在侦讯中。卢则沉默无表示。唐未来昆前，蒋介石要唐到昆明察看惨案发生后，一般社会的反映，设法弥缝。现特务内部既不协调，李、闻惨案已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一致声讨蒋介石法西斯黑暗政治的

罪行。唐看看风头不对，溜回南京。

四、顾祝同到昆处理李、闻案

蒋介石在全国舆论压力下，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偕同冷欣来昆处理李、闻案。顾、冷下榻卢汉公馆。卢自惨案发生，眼

迷住了，大家私下说："顾墨三究竟还有几分斯文气，对李、闻案的处理总会拿出较满人意的办法罢！"他们那里想到已经上了顾的圈套。

五、梁漱溟来昆参加特别法庭"公审"

梁漱溟偕同周新民以代表民主人士身份来昆了解李、闻惨案。梁住巡津街商务酒店。初到时，特务布满酒店附近，严密监视与梁过从的人，伪省府亦不供应交通工具，梁困在商务酒店动弹不得。后蒋介石有电指示，梁系张君劢派来昆明"帮衬"的。于是顾对梁的态度，又随之转变，要我找梁熟识的朋友和梁周旋。

"公审"的丑剧是这样表演的：事前由霍揆彰预备好两名自称"爱国青年"的顶替凶犯；梁漱溟代表所谓民主人士出席旁听。"公审"开始，两名顶替犯摩拳擦掌，先后站起来慷慨激昂的说："匪党"分子李公朴和闻一多，任意侮辱"领袖"，破坏"国策"，凡属"爱国青年"，无不痛恨切齿。今天当堂供认，杀死李公朴、闻一多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俩个。我俩并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完全是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投案，愿意接受法律任何处分。接着"审判官"宣布退堂，听候宣判。这场滑稽丑剧，就是这样暗无天日地结束。梁漱溟夹在人丛中走出法庭，完成了他到昆明"帮衬"的任务。

第二天清晨，顾对我说："请你到刑场看看执行情况如何，再来报告我。"我到东站外三公里公路旁，见贴有宪兵十三团的布告，并见两具顶替鬼的尸首倒卧地上，但这并不是昨天在"公审"堂上的那两名"爱国青年"呀！在途中遇到宪兵团长彭景仁，他拉住我的手说："你看过了罢，请报告总司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放心罢！”我回报顾，但说：“宪兵团业已遵照命令执行。”顾含笑点头说：“好极了！”

六、顾祝同拉拢卢汉的内幕

“公审”的丑剧结束，霍揆彰随运大批鸦片扬长回湘，就湘西绥靖主任。霍已离昆，报纸才公布“霍揆章纵容部属，破坏教育，酿成李、闻惨案，着即撤职。”至此，顾来昆处理李、闻惨案的假过场，总算暂时混过了。顾开始要我约警备部副总司令何绍周（何应钦的胞婿）一同畅游近郊名胜，参加的除顾、卢、何外，连我共四人。顾系老练的军人政客，在国民党军队头目中他属何应钦一个系统，随时在利用时机培植资望，他此来处理李、闻案，正好抓住机会，扶植卢汉，扩大个人系派势力，但表面却装成好象他帮了卢汉的大忙。从几天的的游玩中，顾对卢、何的关切拢络，显然他是别有阴谋的。顾曾从容地提出善后方案说：“今后为了统一军事指挥，故设立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一职，由卢主席兼任；昆明警备部直属绥署，总司令即由绍周升充。原省府所属四个保安团和一个警卫营，仍然归还建制，将来适应地方需要，可酌予扩充，你们两位无论公私关系，一定能够搞好团结。”卢、何听了各有各的感激心情，卢自顾抵昆后，小心翼翼，沉默寡言，从不表示处理惨案和善后的意见，深得顾的欢心（顾私下对我说，卢主席真难得，从未向我提过甚么意见，使我一切进行顺利）。顾留昆一月多，卢对顾曾隆重招待，凡有关生活细节，照顾无微不至，益增加对卢的好感。顾的善后措施，完全符合卢个人的私愿。顾离开昆明时，卢率同爱人龙泽清和长子卢国梁亲到机场送行，表示对顾的衷心感戴。从此，顾成为卢在国民党中央方

面唯一有力的支柱。我几次到南京出席立法院会议，卢为扩充保安团，都是派我走顾的门路。最后把保安团扩编为七十四、九十三两军，中央始终只准每军辖两个师，而卢则坚持三师。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广州临解放前，卢又派我求救于顾。当时国民党的广州流亡政府，正在忙于逃亡混乱中，我几次访顾，顾皆拒绝卢的要求。拖至十月八日，顾约我到梅花村寓所吃晚饭，同席的有吴忠信、张群、朱家骅，滇籍立委缪云台和我。顾在席上提出卢要求的问题说："我和岳军先生（张群号岳军）对卢主席托办的事，没有不尽力帮忙的。大家知道，广东恢复原来的第四军仅是两个师，经费由地方自理。云南扩编两军，每军三师，全部军费由中央负担，困难确是太多，经过几天的考虑，我还是照案批准了。明天礼老（吴忠信号礼卿）飞台湾，就请把答应卢主席的要求顺便给'总裁'报告一下。"当时我心里想，这些做作，明明是要我告诉卢汉，七十四和九十三两个军能够成立，完全是他帮忙的。临别顾送我出寓所，特别关照我说：广州情形，不同于南京，要我第二天（九日）就离开广州，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随着贵阳（十一月十五日）、重庆（同月二十三日）先后解放，蒋介石妄图在大陆作为最后挣扎的蒋家店——"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已临近溃灭，西南军政长官改由顾兼任（原任张群）。由于解放大军进展神速，粉碎了顾卢之间彼此利用的任何阴谋打算。

一九四六年越南海防中法军事冲突内幕

杨　肇　骧

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法帝国主义派遣侵略军，在越南的海防港进行强迫登陆，并与在海防接受日军投降的中国驻军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

一、法帝阴谋在越南复辟

统治越南半个世纪的法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军国主义所击败，其在越南的十多万殖民军，则被日本侵略军所解决。日本军国主义在越南代替了法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越南人民在劳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伟大的“八月革命”，取得了独立和自由，并通过普选，成立了以胡志明为主席的人民政府。但是法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其殖民统治的败亡，时刻梦想卷土重来，再骑在越南人民头上。法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复辟阴谋，得到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尤其是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撑腰，而中国蒋介石政府，也对法国殖民者效了犬马之劳。

根据波茨坦协定，在战败日本军国主义之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南地区，由英国派遣军队接受日军投降，其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则由中国派遣军队受降。当时中国方面派遣第一方

面军上将司令官卢汉率所部入越受降。照理，中英两国军队于受降任务完成之后，应把防务交给越南人民政府及其军队接收。但是，中、英两国政府助纣为虐，出卖越南民族利益，在北纬十六度以南地区，英军早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庇护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而在北越，法国殖民者也利用了蒋介石政府正在准备发动全国性内战，需要在国际上获得支持这一时刻，表示愿意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要求蒋介石政府于撤回军队之时，把防务交给法国派遣军接收，双方同怀鬼胎，利害一致，一拍即合，一九四六年二月廿八日，蒋介石特派外交部长王世杰，和法国签定了以出卖越南民族利益而臭名远扬的"中、法协定"。

根据中、法协定，蒋介石政府同意于三月底以前撤回在越军队，并商定法国派遣军于六月三日在海防登陆，以接替中国军队的防务。法国派遣的侵略军，是一个加强师，人数约二万人，由法国派遣军中将司令官巴龙（译音）率领，乘着美国军舰十二艘，携带全部美国武器装备（包括美制水陆两用战车、水陆两用装甲车、汽车、各种大炮、各种机步枪等武器，各种器材，美式服装），耀武扬威地驶入了海防港口。他们满以为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国民党政府的协助下，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击方式，在海防兵不血刃而顺利登陆。殊不知当法国军舰进行强迫登陆时，却遭到海防中国驻军的阻击，演成一场规模虽小但战况激烈的国际性战争。

二、滇军蓄意制造军事冲突

为什么蒋介石政府已经同意法军在海防登陆，而驻在海防的中国军队又将它拒绝，以致发生战端呢？这其中大有内幕。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蒋介石用计把全部滇军调入越南受降之

后，即指使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发动云南政变，用武力逼迫龙云下台，改组云南省政府，并对滇军在滇家属进行搜查威胁迫害，致使滇军军官异常愤恨，以六十军二十一师师长陇耀为首的滇军核心少壮派军官，就喊出了"打回云南去"的口号，一呼百应，形成了一股反蒋的浪潮。此事虽为卢汉制止，但不满情绪的种子业已种下。尤其是云南政变之后，蒋介石虽然为了缓和滇军的愤怒情绪，曾发表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但并未让他回滇就职；实际上蒋介石已派其忠实走狗李宗黄为云南民政厅长，代理主席职务。李宗黄上台后，就大刀阔斧的撤换龙云系统的高级官员、而代之以"中央"嫡系的心腹骨干，意在斩草除根。同时蒋介石深恐卢汉远在越南，阴蓄异志，就借开会为名，把卢汉召到重庆，不使返回越南，卢汉本人固然在何应钦和张群的拉拢之下，以把滇军抵押给蒋介石，并调到东北去打内战为条件，也就是交出军权，换取云南省政府主席职位，固属踌躇满志，不过又恐蒋介石不履行诺言，自然产生疑窦。至于卢汉部属将领，则怕蒋介石重演软禁龙云的故技，也把卢汉软禁起来，给他一个空头职位，然后用偷梁换柱的方法，另派"中央"将领来统率滇军，以达其逐步消灭滇军的目的，这样前途命运就不不堪设想了，因而大家惶惶不安。此外，当滇军入越之初，蒋介石曾答应在越南成立军政府，故一般滇军将领，都有在越南当统治者的奢望，不料云南政变以后，这一梦想已被蒋介石所粉碎，还要替他到东北去卖命，更增加对蒋介石的恼恨。于是乘法军登陆机会，大做文章，利用中国军队普遍反法鄙法情绪，故意制造纠纷，形成紧张局势，迫使蒋介石放卢汉回滇就职，使滇军不致因政治上失去依靠而趋于消灭。同时给法军一个下马威，使之不致于阻碍滇军撤退的行动，得

以从容撤离越南。

本来第一方面军在接到蒋介石关于准许法军登陆的命令后，即将命令转达给海防驻军，对于法军登陆的时间地点，登陆后驻扎的区域，交接防事宜以及对待法军的态度等，命令中都有详明指示。滇军中下级军官，对于准许法军登陆一事，曾经引起不安，他们对法国侵略者过去在滇越路沿线的横行霸道，深恶痛绝，尤恐法军于侵占越南之后，进一步向云南扩张。此外对于越南人民的友好相处和盛情接待，有了深厚的友谊，因之对越南人民的命运，有了一定的同情。但是他们正被迫调往东北去打内战，各人所最关心的还是个人的前途命运问题，对于法军登陆的忧虑，一阵风就吹过去了，并没有造成对于执行蒋介石命令的障碍。

三月五日深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忽派副参谋长尹继勋赶到海防，把业已下达准许法军于次日登陆的命令撤回，既不说明撤回命令的原因，又不对法军登陆的处置作任何指示，致使海防驻军感到非常棘手。当时海防驻军为六十军及五十三军的一三〇师，原来担任海防守备的六十军二十一师，因待命候船北调，已将防务交给一三〇师接替。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曾于撤回命令前把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召到河内去进行密商策划制造事变，旋即于五日深夜同尹继勋一道赶回海防，但并未授给所部战斗任务，只是叫各部队作必要的自卫准备，并叫二十一师参谋主任杨肇骧与一三〇师保持密切连系（时该师师部驻在鸿基，仅有一个团和炮兵营驻在海防，杨负责留守海防），了解情况，随时报告军部（军部刚由南定移驻海防）。事实很显然，滇军的企图，是叫一三〇师充当打手，正面和法军交锋，而自己则居于幕后操纵，不直接卷入战斗漩涡，事成则坐收渔

人之利，事败则把责任推在一三〇师身上。

三．法军在海防强迫登陆

三月六日清晨，驻海防美军联络组长格林中将，把法军准时在海防登陆的消息通知中国军队，担任海防守备任务的一三〇师就向河内第一方面军司令部请示，所得到的回答是“相机处理”四个字，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不知道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撤回命令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感到守备负责重大，当即找曾泽生商量，曾表示支持他阻击法军，他又邀请一八四师和二十一师的负责人商讨具体对付办法。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撤销了准许登陆的命令，实际上就是不准许登陆，如果法军强迫登陆，就要迎头痛击，在国际上要争一点面子，不能示弱。否则，将来追究失职的责任就吃不消。并决定一面通知美军联络官，叫他设法阻止法军登陆，如果法军不听劝阻，一切后果，概由法军负责，做到“先礼后兵”；一面增派兵力，守备码头，加强战斗准备，倘法军不听警告，强迫登陆，就迎头痛击，不能在法军面前丢脸。同时认为打也要打得适可而止，给法军一个下马威就行了，不宜把事态扩大，以免将来不好收场。王理寰判定法军一定会强迫登陆，抱定了必打的决心，急忙调兵遣将，但又希望法军能听劝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立刻派人通知美军联络官。而六十军方面则极力鼓王理寰的气，希望能够按照计划打起来，好坐收渔利。

美军联络官接到通知后，感到非常突然，就立刻和法国驻海防代表一起赶到一三〇师司令部，责问中国军队为何不遵守国际协定。王师长当即告以未奉上级命令，守土有责，不能让法军登陆。当时距预定登陆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法军已在途

中，无法阻止，美军联络官、法国代表都急得顿足，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法国派遣军，根本没有接到任何变更行动的命令或通知，所以就按照计划进行登陆。三月六日上午九时正，挂着三色旗的十二艘法军所乘美国军舰，分为三个梯队，向海防港进发，在港口外面，法舰上曾发出进港的闪光讯号，岸上未予回答。法军本来是准备用武力接收越北的，并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下，所以不管岸上回答与否，就断然驶进港来。法舰在接近码头时，先以密集炮火向岸上作猛烈的示威射击，射击延续约半小时之久，轰轰隆隆的大炮声，夹以噼噼拍拍的机枪声，揭开了派防军事冲突的序幕。六十军二十一师的部队，正准备上船回国，集驻在码头附近，故首先遭到法舰的炮击，尤其紧靠码头的一团团部，在法舰炮火笼罩之下，打得墙壁洞穿，门窗粉碎，击伤士兵二名，传达兵一名在路上被打死。很显然，法军的威力射击，不仅在恫吓越南人民，企图使之屈服而不敢抵抗，以便不费吹灰之力而恢复殖民统治，同时又意在威胁中国军队，迫使其不敢挫法军之锋芒，恭恭敬敬地交出防务。在法军看来，中国军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敢于阻挠法军行动，就以大炮、坦克、飞机、军舰等优势装备，把中国队队赶出北越。而中国军队则以为法军在欧洲被希特勒打得落花流水，在越南也拱手向日军投降，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对之极为鄙视。双方都目中无人，自然一见面就打将起来。

海防人民正在为建设新生活而辛勤劳动着，谁也没有料到会有法军登陆的意外事件发生，以至听见炮声，看见码头外面挂着三色旗的军舰，才知法国强盗卷土重来。于是纷纷奔走相告，全市顿时沸腾起来。劳动党立刻动员市民作抗法准备，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